



蛇墨沉香

马奔吉祥

——年的絮语

文 / 梁 子

时节,总是决绝地更替容颜,像极了川剧中的变脸。

一个转身,冬,成了景;一厢遥望,春,酿着年。不管你情不情、愿不愿,有着浓浓乡愁之味的年,携着道不尽的喜悦,写不完的心酸,抖了抖身上的雪花,又要和人们握手言欢。

“年”,曾经是个怪兽。这源自悠悠上古的传说。那时候,寒冬袭来,瑞雪纷飞之际,“年”就出没捣乱,率性而为,祸害百姓,人人避之不及。后来,有人发现硫磺、硝石、木炭可以燃爆,就发明了火药。人们点焰火、放鞭炮,舞龙狮,都是为了把“年”赶跑,安享生活。天长日久,日久天长,习俗流传下来,国人就逐渐把“年”,过成了年。

留不住的是岁月,忘不掉的是团圆。虽然生活不能活色生香,但活着总愿温柔绵长。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,就是把一年的时光折叠起来,划个句号,带回家,收藏在记忆里。远在天涯也好,近在咫尺也好,父母妻儿、师长兄弟、知心爱人、亲朋好友,能团圆就是好人生,这一年,也就圆满了。

不知是谁,最早把年叫春节的。年,作为春天的节日,据说已有了4000多年。每一颗希望种子的播种,总是从春节开始,人们没理由不迎接这个节日。辛劳了一年的人们,过了小寒、大寒、冬至,祭了财神爷、灶王爷,又过了腊月二十三,春节就姗姗而来了。人们清扫洗濯,杀猪宰羊,置办年货,煎炒烹炸;人们走亲访友,恭贺新春,七碟八碗,喝酒吃肉;人们舞龙戏狮,踩高跷、逛庙会、收压岁钱。人影憧憧,世事悠悠,煮一壶年色的酒,把春熬成琼浆。举手投足中,浓浓的亲情,觥筹交错间,新桃换旧符。

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年,从来都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日子。在北方,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。做饺子要和面,饺与交又谐音,都有相聚之意。南方过年吃年糕,包汤圆,象征生活甜蜜。一年一度,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,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,喜欢你的人和你喜欢的人,在有温度、有故事的年里,欢聚在一起,忆悠悠往事,拉家长里短,享挚爱爱情,品酸甜生活。新春的鼓点,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敲的很响。

物华苒苒岁驶坤,又看桃符列万门。与邪恶的疫情告辞已是第二个年了。尽管人们已对“羊”有了更多的认知,尽管“羊”已经熬瘦了许多,可一朝流感四起,“羊”还会到处奔涌,高烧了亲朋好友,灼疼了黎民百姓,咳坏了耄耋老者,停顿了学堂书声。面对流感来袭,惟愿充盈了朝气、蛰伏了能量的春,还世间一个恬美的大地,美好的天空。

又复屠苏梦,挑灯夜未央。往事成心事,流年盼芬芳。鞋穿的合适不合适,只有脚知道;过去的一年好不好,只有自己知道。常想一、二,不思八、九。过年,过的是一种乡愁,一种团聚,一种情愫,一种向往。幸福不幸福的,在于你自己的体会、自己的怀想。

年漾春水,意象丰盈,雪泥鸿爪,日记始新。春晚唱响除夕之夜,经历多少世态炎凉。与爱的人坐在一起,静下心来想一想,新的一年,来日会不会方长,幸运会不会拜访,心事会不会恬然,爱情会不会醇香,郁闷会不会离去,生活会不会无恙?问一声诸君,你可说得清,有情商?

就依依道个别吧!蛇墨沉香,陈年已去。惟企求,沐浴朝霞时,你的前方,万般清澈,有嫣红的曙光;

就欣欣迎个春吧!马奔吉祥,玥紫安好。只企盼,共枕夕阳时,你的身后,百样恬然,有诗意已徜徉……

寒冬记一二

文 / 祁阿辉

木失去了清新诱人的绿意,留下干枯的枝条和尖利的短刺倔强地伸向半空,除了褐色的麻雀再也见不到其他鸟儿出没,空中偶尔传来大雁的一声哀鸣,世界静默,萧瑟,颓败,显出毁灭的气息。此后很多年,一想到北方的冬天,我的身体会下意识地一紧。由此不难解释,我走过很多地方后,为何对雨水丰沛草木葱茏的江南情有独钟。

那时,我随父母生活在咸阳西郊的一个大工厂,像父母一样的大人们每天在工厂上班忙碌,我和哥哥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子弟在厂子弟学校上学,人们像安装在不同机器上的零件,按照各自的岗位和职责有规律地运转。每天我背着书包走在上学放学必经的小路上,看到过草丛中冻僵的野猫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蜂窝煤燃烧后难闻的气味,一想到温暖美好的季节还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到来,就难过起来,甚至想哭。一个冬天,在寒假来临前,父亲在书架上放了两本童话书,一本《格林童话选》,一本《安徒生童话》。白雪公主的名字和下雪天没有关系,只因皮肤长得白,像白雪一样美丽,和白雪公主有关的是帮助她的七个矮人,我羡慕公主的命运总是比普通人好。在新年来临前的那个雪夜,吃完母亲准备的饭菜,我和哥哥围在火炉旁嗑瓜子剥花生,闻着烤红薯的香甜,听着屋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而在同样的雪夜,安徒生笔下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饥寒耐耐,蜷缩在街头墙角,擦亮火柴带给她片刻光亮温暖和幻觉中的苹果烤鹅,生命最后一刻终于与奶奶一起飞升到没有寒冷饥饿痛苦的天上去了。我问

父亲天上真的很好么,父亲没有回答,递给我一块刚烤熟的红薯,说趁热吃,别烫着了。

在传承千年的农耕文化中,雪花代表着冬天的吉瑞和来年的丰收。如果哪个冬天没有下雪,人们便频繁地抬头张望天上的云彩,生出不安,那些上了岁数的老人更会怀有一种天灾即将降临的忧心。小孩子们不懂这些,他们在冬季的欢乐都集中在下雪天,当大人们为雪天路滑难行发愁时,孩子们则在雪地里尽情地创造新的游戏快乐,雪被揉捏挤压,变换不同形状,是抓在手里扬起的白花瓣,是团在手心里打仗的冰疙瘩,是堆在院子里插着胡萝卜鼻子的雪人。待太阳出来后,气温稍高,雪人就开始悄悄地流泪。

除了寒冷,冬天也并非全然不好。它天然遮蔽了一些隐秘的事物,偶然的爱情,走远的背影,消散的生命,曾经带给我长久的挫败,如同冬季给了我漫长的困顿。无路可走时,我选择了同样漫长的坚守。再回首,读出了那段漫长岁月存在的合理性,原来一些困苦其实是新生的前奏。

记住的冬天,比时间意义上的冬天要少,因为记忆总是有选择性。当经历过的一件事或者看过的风景,在记忆里生长着,生发着,孕育着,影响着当下的生活,其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,我甚至期待产生戏剧性的效果。因为眼前的雪,往昔关于冬天、关于雪夜、关于童年、关于青春的记忆一一鲜活起来,和眼前的景象叠加成一段新的叙事。

年过五十以后,变化是明显的,生活中大部

马年说马

文 / 刘 燕

在古代,马不仅是勇猛无畏的象征,更是力量与速度的化身。《山海经》等古籍中,马常被赋予超凡的能力,或能日行千里,或可腾云驾雾。它们或驰骋于广袤的草原,或征战于硝烟弥漫的沙场,以其独有的方式,与天地万物共谱壮丽史诗。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中,马更是英雄的亲密伙伴,它们的传说如同草原上的劲风,鼓舞着族人的斗志。

马的形象,在民俗活动中亦有着独特的展现。虽无盛大的专属节日,但在一些特定的仪式与庆典中,马元素依旧光彩夺目。在一些地方的赛马会上,骑手们跨上骏马,风驰电掣般地冲向终点,那扬起的尘土、飞驰的身影,恰似“骏马奔腾庆丰年”,为节日增添了无尽的激情与欢乐。

在艺术创作领域,马的形象同样激发着无数艺术家的创作灵感。国画中,马或奔腾于草原,或伫立于山间,画家们以豪放的笔墨展现其矫健与豪迈;民间工艺中,剪纸、刺绣、木雕等作品

将马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,有的寓意马到成功,有的则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马的赞美,更是对生命与自由追求的深刻诠释,恰如“妙笔绘马韵悠长,民间艺术绽光芒”。

谚语云:“骏马奔腾家业旺”,在民间,马常被视为吉祥的象征。若家中张贴着马的画像,人们往往视为吉兆,相信它能带来好运与繁荣。而在诗词的世界里,马亦有着独特的地位。古人云:“骏马嘶风报春来,万物复苏迎新岁。”以马为喻,表达了对新春的期盼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
“骏马献瑞启新航,春风送暖入心房。”在这崭新的马年里,让我们怀揣着对自由的向往与对梦想的追求,像马一样,以无畏的勇气和昂扬的斗志,勇敢地驰骋在人生的赛道上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新的一年里,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与成就,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壮丽篇章,正如“且将新愿付骏马,共绘春光映华章”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宝分公司)



蒸年馍

文 / 张西棉

适量碱面中和酸度,直到湿粘的面团光滑柔软、弹性成型为止。

蒸年馍时,上午先蒸包子是老讲究,是对新的一年富足、安康与圆满的期许。大肉萝卜馅是最常做的,油水匮乏的年代,肥膘肉是首选,肉要剁得细碎,和擦成丝又挤干了水的白萝卜拌在一起,只撒足量的盐和五香粉,那香味便纯粹得沁人心脾,通常要连续蒸3大锅以上,每锅是两甑甑,大概有80个包子左右。祖母的手像翻飞的鸽子,一捏一捻,一个个胖墩墩、圆乎乎包子便列了队,褶子匀称,再均匀的顺时针绕着圆圈从外轮向内圈摆放整齐。

而花馍,则是庄户人家朴拙心田中开出的智慧奇花。普通的白面,到了祖母手里,便有了灵性。一把普通的剪刀,一把梳子,一个竹签,几粒红豆黑豆,就是全部的工具。只见剪刀尖儿在面团上灵巧地起落,一翘,便是鱼儿的尾巴;一压,便是鸟儿的翅膀,红豆点睛,黑豆缀纹。一块寻常的面团,转眼间,就成了摇头摆尾、活灵活现的鱼,甚至成了憨态可掬的小老鼠、乖巧可爱的兔子。出锅后我更是爱不释手,看着造型栩栩如生的小动物,实在舍不得咬一口。我最爱看祖母做“枣山”,那是过年敬神祭祖的圣物,一颗颗饱满的红枣嵌在粗壮白面条团的



分的烦恼自己能够调节,情绪可以自我管控,对无能为力的事学会放手,同时对季节的变化有了本能的迟钝。这种迟钝是有意为之的选择,无非想借助迟钝,延长眼前的光阴,从心里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,自己老得慢一点,与父母子女家人相守相伴的岁月长一些。

一个人看书倦了,起身用沸水冲泡了一杯茉莉花茶,满室飘香。这时,好友发来短信,言及寒冬已至,好久未见,小聚如何?我回复遵命。古人教我们雪天围炉小酌,赏梅品茗,思友忆故,何不忝效先贤。

前几天朋友赠我一匹小马,当然不是真的小马,是小马形状的毛绒玩具,甚是可爱。打算马年来临前夕,摆在书桌上,取一马当先的吉祥寓意,期盼来年好运。

(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)

岁岁此时

大地便铺开一卷

用铁轨与航线绘就的归途

被游子梦中滚落的乡音

温暖整个冬天

悄然融化成

站台前湿润的凝望

于是人潮开始涨涌——

千万个故事的扉页

被同一张车票揭开

在岁末的扉页上

汇成交响诗行

最汹涌的乐章

这是属于东方大地的

一年一度的史诗:

行囊压弯肩头

却压不低眺望的日光

风雪萦绕着车窗

却擦不淡窗上的霜花

那是由思念呵出的

春天的形状

看,一路的匆忙
都在丈量团圆的半径
看,一路的颠簸
都在校准亲情的坐标
当灯笼点亮门楣
这场浩荡的奔赴
便让每寸山河都听见——
春天正从脚印深处
匆匆长出绿芽
开启新一年的新征程

车票

在购买窗口前

苦苦守候一天一夜

近似朝圣般的心灵

在默默祈祷

就为买到那张回家的车票

排成了长龙的队伍

首尾都串联着家的眷恋

游子们归心似箭

拉满了的弓弦

只为拥有一张标有

家乡名字的方寸纸片

(作者供职于湖北交投鄂西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)



(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)